

刘亚洲

中国心

李大维

回归者的心声



刘亚洲

中国心

——李大维口述：一位台湾少校的故事

李大维

归乡的心聲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中 国 心

——李大维口述：一位台湾少校的故事

刘 亚 洲

回归者的心声

李 大 维

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125 插页3 字数110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4·552 定价：0.62元



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（右）亲切会见李大维



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两位少校——黄植诚和李大维

目 录

中国心

——李大维口述：一位台湾少校的故事……刘 亚 洲	(1)
一 给张学良的信……………	(3)
二 爸爸……………	(16)
三 浴室……………	(27)
四 含笑……………	(38)
五 好友……………	(52)
六 军校……………	(68)
七 给爸爸的信……………	(82)
八 抉择……………	(92)
九 给国防部长的信……………	(106)
十 在金门的日记……………	(115)
十一 决斗……………	(130)
十二 奥林匹克饭店……………	(140)

十三 雨.....	(152)
回归者的心声.....	李大维 (167)
一 我和我的家.....	(169)
二 我看台湾.....	(172)
三 正义的抉择.....	(185)

中国心

——李大维口述：一位台湾少校的故事

刘 亚 洲

我去找李大维，请他讲讲在台湾的生涯。

他沉默了一阵，微笑着回答我的请求：“不讲我自己，讲我的一个朋友，好吗？”

“他是一个什么人？”

“别问他的名字，就叫他少校吧！”

“少校？”

“对。这是张学良给他起的名字。从小时候起，大家就都这么叫他。后来，他也果然当了少校。”

“好的，那就请你讲讲这位少校。”

李大维讲了起来。他预先向我保证，他所讲的彻头彻尾是一个真实的大故事。我也彻头彻尾照实记录。但我执意把自己的记录文字叫做报告小说。

一 给张学良的信

张伯伯：

永别了。

是的，永别了。在你面前，爸爸说“再见”，你说“再见”，我也说“再见”。其实，我在骗你，爸爸在骗你，而你，也在骗我们。这里的“再见”是一个多么虚伪的字眼，又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字眼。我们都心照不宣，什么“再见”，另一个世界里“再见”吧，或者，梦里“再见”吧。

将近半个世纪了，你的同龄人演出了人生舞台上的一幕幕悲喜剧：胜利，失败；权力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；悲壮的死，怯懦的生；有人死了却活着，有人活着却死了。几多悲欢，几多离合，好不绚丽多彩！可是你，拥有的却是一座巴士底，现代的巴士底，永恒的巴士底！

人民的意志被强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（一去不复返？一个大大的问号罩着它），然而，你的意志却被强奸着。原谅我使用这么丑恶的词。丑恶的却是惊心动魄的，有人会为它汗颜。张伯伯，你失去了一个人最不当失去的，你得到的是你最不愿意得到的。在你的前半生，你安排中国的命运，至少是半个中国的命运，而你的后半生却要由别人来替你安排。你只能在想象中见你想见的人，而想见你的人也只能在想象中见你。

因此，我说“永别”。

爸爸是“保护”你的警察所长。你说你的岁月是“流水”，你身边也流水般地走过了多少警察所长。你的时光是流水吗？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吝啬？他们与你相伴，少则

一天，多则一年，唯独我爸爸，在他们中夺得了金牌——六年。只有一点，我知道爸爸与他的前任们是相同的：他们在你面前都是昙花，都只能一现而已。奈何！

这几天，爸爸心情不好，走路老低着头，象遗失了钱包。我却象遗失了整个世界。爸爸不愿意离开你，可是他只敢叹气。我也不愿意离开你，但我蔑视叹气。英雄是不叹气的，你就从不叹气。我想哭。我历来认为属于我的东西中，眼泪最昂贵。我愿把它献给你！我只把它献给你！

你是有魅力的。你的风采折服过中国，世界也曾在你面前震颤。无论是谁看你一眼之后，就再也无法把你忘掉。而我，同你一起生活了四年，后两年我上了军校，但几个假期都回到了你身边，更何况，这是我走向成熟的两年。岁月如歌。孩提的岁月是牧歌，成熟的岁月是《离骚》。那种对比颇有山中一日，世上千年的味道。因此，这几个假期是最后的，也是最好的。

人的生命是一根蜡烛。我的生命之烛燃得最亮的时候，就是这几年。与你相处的一幕幕，虽逝去，却难忘！

我刚来的时候，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“鸟笼事件”。是的，他们把它称为“事件”，独独瞒你一人。你捉了一只鸟，又买了一个笼子，把鸟放进笼里，然后派人送到老头子^①那里去。呵，笼中鸟，你不是在暗喻自己吗？小鸟是

^①指蒋介石。

痛苦的，它要挣脱囚笼。你也是痛苦的，你也要挣脱囚笼啊！在那一刻，我只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无情。小鸟是你的猎物，你是老头子的猎物。原谅我这么说，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憎恨猎取者，同情被猎者。

老头子收下了你的鸟和笼子，又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。

他说：

“你再捉鸟吧，我有的是笼子。”

“我有的是笼子”，好钢口！今天，这已成为他的一句名言。

囚笼有两种：一种在栅栏之内，一种在栅栏之外。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后一种囚笼内，生活在大千世界乃至宇宙之中，你却生活在前一种囚笼内。你是真不幸者。

当你接过那个更大更沉重的鸟笼时，脸上平静得没有一点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可惜了一只鸟儿！”

你见到我爸爸时，又说：

“我不好。我害自己还不够，又害了一只鸟儿！”

我突然理解了你们。你们的猎取是无奈的，甚至是痛楚的。你们为了自由，才使一只小鸟儿失去自由。但你们都没有自由。你们同情失去自由的小鸟儿，我同情失去自由的你。

自由，闪光的字眼，美丽的字眼，骗人的字眼，极富

诱惑力、极富煽动性的字眼，它引了多少人为之折腰！那些天，我重新认识了它。

从那时起，我对自由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恋情。也许有一天我会象你一样失去它，因此我现在才要加倍欣赏它，享用它。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：无论多冷的夜晚，睡觉时也要把所有的窗子打开。紧闭的房子不也是囚笼吗？我需要呼吸自由的空气，即使在睡梦中也需要。

后来的几天，你是在反躬自责吧？我看见你钓鱼时，每钓一条，随即又放回身后的山涧里去，如此反复。我还看见，有一位警卫人员捕捉了一只鸟，你花钱将鸟买下，在手中抚弄良久，然后放了。小鸟噗簌簌的飞向蓝天。你的双目凝望着，你的双手僵硬地伸展着，象要拥抱蓝天。

这情景，将我的心碰撞得痛楚极了。我更加同情你。你也向往天空，那是一个多么自由自在的去处！可是你没有天空，你将永远没有天空。在那以后不久，老头子撒手人世了。人们都以为，他的死，是你的解脱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死亡是消除隔阂最好的办法。死亡甚至会引来仇敌的赞美。不幸，这想法过于简单和天真了。老头子在临终前同他的儿子（那个即将成为另一个老头子的人）谈到了你，只说了四个字：

“不可放虎！”

最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竟激动得不能自持。张伯伯，

你不感到骄傲吗？我若是你，我会笑，会满足。他把你比作一只虎。一个人在被囚禁了数十年之后仍被别人看成虎，那是怎样一只虎呵。数十年，好长好长的岁月，你老了，你瘦了，可你依然八面威风！你是被囚禁者，神经并不脆弱，倒是囚禁你的人神经是脆弱的，他至死不敢放你！在这一刻，我心中突然涌上来一个奇想：你不是他的猎物，他反而是你的猎物！

我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。新竹山中是荒凉的，山间小路上，常常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身影。当然，还有一些身影隐没在树丛中。大人们不敢接近你，我敢。孩子是天使，禁地对天使不设防。

有一天，我问你：

“张伯伯，你几乎被关了一辈子，究竟是什么道理？”悄悄看了你一眼，我又问：“你甘心吗？”

你说：

“甘心。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你笑了。我实在无法形容那是一种怎样的笑，有些阴沉，有些嘲讽，还有些辛酸。说话时，你显得多么轻松；笑时，你又显得多么沉重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你用一句轻松的话勾勒出了一个多么沉重的故事！这故事太沉重，也太长，长得一千零一夜也道不尽。谁是君？谁是臣？莫非还有一个王朝？真是童话呵，不过，它是一个在冬天里讲的童话，让我心里发冷。

我说：

“这种事，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吧？”

你没回答我，却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。”

“这里？”

你指指脚下：

“这块土地！”

你脸上浮现出一种愤慨的表情，让我吃了一惊。你恨这块土地吧？你恨，我觉得。它毁了你，亏待了你。

“这块土地太古老，”你接着说，“古老得使它的人民认为生活在回忆里才是合理的，骄傲的，于是，重复便成了他们的专利。今天是昨天的重复，明天是今天的重复。”

我必须承认，当时我完全不理解你的话，今天也不完全理解，但我愿意理解，我所遇到的一切也帮助我理解。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标准评价它。你的评价最神奇。

很快地，我发现我对你有一点误解。我以为你恨这块土地，可是我错了。你爱它，深深地爱它；恰恰是由于你太爱它了，你才会在爱过它之后又恨它，恨过它之后反而更爱它。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情感！

那天，我写了一首关于你的诗，拿给你看。开头是这样的：

伯伯
你是军人
永远的军人
可是你已经打完了
属于你的那份战争……

你的眉头忽然一拧：

“不对！”

我愕然。

我实在有些糊涂了。你说：

“他们走了，又来了。这一回，他们不是用三八枪打我们的门，而是用丰田小汽车、索尼录音机、三洋电视机，还有他们的歌！时代换了，武器换了……”

我想笑，但笑不出来。我不敢苟同你的看法，但我理解你和你那一代。

你又说：

“看见他们踏上这块土地，我就想发怒，想喊叫……”

也许你的观点是荒谬的，可是我感觉到了一颗发烫的赤子心。是的，感觉到了，因为我的心也热了起来。

你不再睬我了，用眼睛死死地盯住前方，好长时间不眨一下。我诧异了，问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你看。你看到了吗？”